

## 第一章

我會傻傻地看著不知有多遠的天堂  
我會輕輕地推著不知有多硬的石牆  
我會笑笑地做著不知有多蠢的幻想  
我會痴痴地守在那個地方  
看你昨日孤單的背影  
我會靜靜地坐在這片方寸  
看你明天的明天喜悅成雙  
.....

街邊商店裏傳出的音樂引得不少人駐足聆聽，優美的旋律搭配富含情感的歌聲，令人聽了不禁心酸，然而細細體會歌詞後，卻又會不自覺揚起微笑—愛情啊，不就是希望對方幸福快樂嗎？

一個路過商店的女孩對她的男朋友說：「這首歌很好聽吧？」

男孩笑著應了一句。「很好聽，不知道是誰唱的？」

「我知道，他叫杜晨飛，這首歌是他自己創作的！」

「哦，好像很厲害的樣子。」

「呵呵，那當然，我很喜歡他呢！」

情侶走過去了，路旁一個聽到他們對話的大男孩卻臉兒微紅，神情有些扭捏。

「這樣就不好意思了？」

大男孩身邊的男人突然俯身在他耳邊低語，讓他嚇了一跳，瞬間漲紅了臉，囁嚅地說不出話來。

男人笑道：「好了，快走吧，再不走可要遲到了。」

大男孩跟著男人上了車，心情激動得難以平復。

「等一下我要先回辦公室處理公事，你去找小方，他那邊準備了一些資料，你要全看過一遍，對你的創作有幫助。」

他點點頭，一回到公司便立刻執行男人的命令，去找宣傳小方了。

一年零八個月！

杜晨飛終於熬出頭了，自從一年多前被臨清龍看中簽了約，他就一直在接受培訓，培訓費到目前足足有幾十萬，想到都令他頭皮發麻。

可是現在他出道了，隨著第一支單曲問世，銷量不斷攀升，讓他覺得之前的付出都有了回報，而且未來一片光明。

當他領取第一筆報酬不禁高興得手舞足蹈，不過這樣的成績是不夠的，他還要更努力才可以。杜晨飛想到父母得知自己要當歌手時那不冷不熱的態度，不由得暗下決心：他一定要做出個成績讓他們看！

受到單曲成功的鼓舞，杜晨飛做完臨清龍交代的功課，又創作了十首全新的曲子，迫不及待的要拿給他的音樂製作人看。

杜晨飛抱著曲譜一蹦一跳地來到一間辦公室前，進門後便發出一聲輕快的叫喚，立刻將男人的注意力吸引過來。「臨大哥，我來了！」

正在審閱文件的男人抬起頭來，冷峻的面容在看清來人後便泛出一點笑意，頓時親切不少。他就是杜晨飛的音樂製作人，同時身兼他的經紀人，千代音樂公司的老闆一臨清龍。

杜晨飛時常覺得他很凶，因為他不笑時臉有些凶悍，不過實際上，除了音樂以外的事情，這個男人並不嚴厲。

臨清龍面帶微笑問：「這麼開心，是遇到什麼好事了？」

杜晨飛笑呵呵地說：「只是寫了幾首新歌，想拿給你看看。」

臨清龍一挑眉，放下手上的文件，語氣中多了幾分重視。「好啊，你拿過來吧。」

杜晨飛迫不及待地將曲譜遞上，隨即忐忑不安地站在一旁等待男人的「判決」。

當年臨清龍從酒吧裏發掘杜晨飛後，曾仔細瞭解了他的狀況，發現杜晨飛學過鋼琴、小提琴、吉他等多種樂器，而且基礎頗為紮實，於是在他的演藝培訓課程中，安排了大量的音樂創作課程，打算讓杜晨飛走實力創作路線。

杜晨飛果然也不負眾望，出道的第一支創作單曲就十分成功，外界好評不斷。

杜晨飛像是將試卷交給老師的小學生，既害怕又期待，雙眼亮得像兩百瓦大燈泡直盯著，彷彿想將臨清龍的腦殼看穿，看清他正在想什麼。

不過他這次再怎麼心急，也知道著急是沒有用的。因為他可是一次交了十首作品，依照臨清龍對音樂的堅持，必須一首首審閱，就算想快也快不起來。

臨清龍瞥了他一眼，示意他到沙發那裡坐，他才離開他身邊。

過了兩個小時，臨清龍終於將所有的曲子看完，他對杜晨飛招招手。

杜晨飛立刻搖著尾巴走上前去，以為臨清龍要評論什麼，不料臨清龍卻撩起他的劉海，將他上下打量了一遍，才一本正經地道：「看你傻乎乎的，哪來這麼多創意？果然，人不可貌相。」

杜晨飛氣得直咬牙，恨不得撲上去狠狠咬這男人幾口！

但臨清龍隨即笑說：「這幾首很不錯，只要調整幾個細節就可以了。」他又拿了另一疊曲譜遞給杜晨飛，「這四首不行，你可以考慮是要大幅修改或者重寫。」

「嗯，好的！那這個呢？」杜晨飛看著剩下的一首曲子。

「這首的風格和另一首有點相似，若收在同一張專輯裏重複感太強，你可以選擇是要留著放在之後的專輯裏，或是賣給別人。」

「我不知道，臨大哥覺得呢？」

「那就留著以後再說，現在你名氣不夠大，即使賣出去也不划算。」

杜晨飛沒有意見，連連點頭，反正知道臨清龍不會害他，他很放心。

十首歌裏有六首可以用，這樣的創作能力算是十分了不起，況且杜晨飛還是半路出家的創作者，現在就有這樣的創作水準非常難得，也證明自己的眼光沒錯。

看到自己一手培養起來的歌手有這樣的實力，臨清龍高興地笑了，隨手揉揉杜晨飛的頭髮，「對了，明天我替你安排了一個綜藝節目，主持人嘴巴比較毒，不過是為了節目效果，沒惡意的。你第一次上節目沒經驗，說話小心點，被人調侃笑笑就算了，不懂得怎麼回話就不要回答，乖乖看別人怎麼做，知道嗎？」

「嗯嗯，我會的！」杜晨飛用力點頭。

「我已經和製作單位打過招呼，主持人會給你介紹單曲的機會，到時候可能會現場讓你清唱，你的基本功很紮實，只要別太緊張就行了。」

「呵呵，我知道，對唱歌我有信心，不會緊張的。」

臨清龍笑了，對於杜晨飛的實力他很有信心。「還有，明天我有事不能全程陪你，我送你過去後會請現場工作人員照顧你的，到時你自己謹慎一點就沒問題。」

第二天，臨清龍將杜晨飛送去攝影棚後就離開了，面對陌生的環境杜晨飛有些茫然，心裏其實很希望臨清龍能留下來陪他，可是他也知道臨清龍很忙，他不單是他的經紀人，也是他所屬的千代音樂的大老闆。

他時常在想，自己能被這樣一個大人物發掘，還能接受他親自培訓實在是……太幸運了！

化好妝，杜晨飛有些緊張地坐在後臺等待錄影開始，周圍還有其他上同一個節目的明星，四、五個人都算小有名氣，他們有的和杜晨飛一樣剛出道不久，有的出道已有一些時日，但運氣不好始終沒有紅。

見那幾個人坐在一起聊天，杜晨飛也很想參與，可是從他們偶爾瞥過來的目光裏，他明顯察覺到某種惡意的情緒，例如：嫉妒。

所以他不打算去自討沒趣，只好鼓鼓腮幫子，自個兒發呆去了。但有個人卻突然拍了他的肩膀一下，笑問道：「你是杜晨飛對吧？」

杜晨飛抬頭，見對方是個和自己年紀差不多的男生，「是啊，你是？」

男人笑呵呵地說：「我叫方遲，是 C&D 的新人。你的單曲我有聽過，很不錯哦，聽說是你自己寫的？以後要請你多多照顧啦！」

杜晨飛紅著臉擺手道：「我也是新人什麼都不懂，才要、才要請你多照顧呢！」

方遲嘻嘻一笑，拉起他的手說：「那以後我們要互相照顧！」不等杜晨飛回答，他又說：「聽說你的單曲是龍少親自監製的？哇，太令人羨慕了！晨飛，你和龍少是不是關係很好？」

「啊？啊……還可以……」杜晨飛不知道該怎麼回答。

方遲一臉欣羨。「龍少可是流行樂的傳奇人物，不，應該說是教父等級了！我真的好崇拜他！晨飛，有機會你介紹他給我認識好不好？」

「啊？好、好啊……」杜晨飛侷促地答應了，第一次碰到這麼熱情的人，讓他一時間不知如何應對。

錄影的過程很順利，比預期的還要早結束，杜晨飛準備打電話給臨清龍時，那幾個一起錄節目的藝人走了過來。

為首的是一個漂亮女孩，叫林曼曼，她笑咪咪地問：「晨飛，等會兒還有通告嗎？」

杜晨飛不解對方來意，楞頭楞腦地答道：「我不知道，我要問問臨大哥……有什麼事嗎？」

林曼曼的臉色似乎有瞬間的變化，但始終保持著微笑，「你晚上要不要和我們一起出去玩？我們都是剛出道的新手，多熟悉一下，以後有什麼事也可以互相幫忙啊。」

杜晨飛有些遲疑，他在娛樂圈裏並沒有朋友，眼下林曼曼的邀請讓他頗為心動，但又有些顧慮，正猶豫著，臨清龍就打電話來了。

「晨飛，我晚上有客人，沒辦法去接你了，你自己回家沒問題吧？」

杜晨飛楞了楞，連忙說：「沒問題，沒問題。」

「那你路上小心點，到家傳封簡訊給我。」

「嗯，好。」

掛了電話，杜晨飛看了一臉期待的林曼曼，想了想，終於還是點頭道：「嗯，好吧，我們晚上一起去玩！」

林曼曼與其他人對視一眼，開心的笑了。

林曼曼接著又去邀請方遲，方遲稍微想了一下就答應了，於是一行人約定先各自回家，然後晚上八點在「SG」的門口碰面。

林曼曼等人離開後，方遲拉著杜晨飛低聲問：「晨飛，你真的要和他們去？」

「是啊，怎麼了？」

「你不知道 SG 是什麼地方？」

「酒吧……不是嗎？」杜晨飛被他問得有些發毛，語氣也變得有些不確定了。

方遲認真地看了他一會，「是酒吧沒錯，不過……算了，反正到時候你自己小心點就是了。」

杜晨飛剛要追問，方遲卻拍了他肩膀一掌，笑道：「一起去吃飯吧，吃完飯休息一會兒，我帶你去 SG。」

「呃……好，好啊。」

方遲是個熱情而且健談的人，但杜晨飛不太擅長說話，一頓飯吃下來都是方遲在說。而方遲對於他是怎麼被臨清龍發掘的特別好奇。

「晨飛，你知道我有多羨慕你啊？」方遲兩眼發光，輕推了他一把，神祕兮兮地問：「欸，透露一下嘛，你是怎麼被龍少發掘的？我聽說由於某些原因，他已經好幾年都沒有親自帶過新人了。」

「什麼原因？」

方遲狡詐地眨眨眼，「你先告訴我是怎麼認識龍少的，我再告訴你是什麼事！」

杜晨飛撓撓頭，「其實也沒什麼，我高中畢業之後就在酒吧打工，有一天我喝醉了，就跑到臺上彈琴，然後……就認識臨大哥了。」

「就這樣」方遲不敢相信地瞪大了眼睛。

「呃，就這樣。」

方遲驚愕地問：「你彈了什麼曲子威力這麼大？我也會彈鋼琴啊，怎麼都沒見龍少中意我？」

杜晨飛笑得很尷尬，「我不知道……其實那時候我太醉了，最後還是臨大哥送我回去的。直到第二天才聽他說我彈了貝多芬的悲愴，他說我彈得很好什麼的，問我願不願進入演藝圈……你幹麼這樣看我？」

方遲咬著牙撲上去掐住他脖子，大聲嚷道：「啊啊啊，掐死你這個好運的傢夥！」

太過分了，太過分了，我也會彈悲愴啊！我怎麼沒這麼好命？掐死你，掐死你！」

「哇，救命啊！」

兩人嘻嘻哈哈地鬧了一陣，停下來的時候都氣喘吁吁的。

方遲瞪著他說：「你這小子太好運了，難怪人家要嫉妒你！」

杜晨飛倒是有些不解，「為什麼啊？千代規模並不大，如果能進入像 C&D 這樣的大公司不是更好？」

方遲嘆了口氣，「我真是服了你了，晨飛，真不知道你是怎麼在娛樂圈裏生存的。」

杜晨飛聞言更是不解。

方遲看出他仍是一頭霧水，乾脆解釋道：「現在國內最大的兩家音樂公司是龍城和 C&D 沒錯，但是千代卻是唯一可以和它們相提並論的。因為千代的經營理念是少而精，旗下藝人不多，但每個都很紅。明白我的意思嗎？意思就是說，只要你進了千代，最差，也會是個準一線的大明星！」

聽到這裡，杜晨飛的嘴張成了形。

方遲繼續說了下去，「然後，最重要的是臨清龍這個人，龍少可是被譽為『金耳朵』的頂級監製呢！他監製的作品沒有一首是不好不賣座的，我們公司替大牌做專輯都會拿給龍少『審閱』一下，你要知道，他審閱一首歌可要好幾萬呢，也只有那些超級大牌才能讓公司花大錢，我們這樣的新人根本想都不用想！」

「而且，龍少的來頭非常大，演藝圈不管是老總、大牌還是娛樂記者，沒有人敢得罪他。所以千代旗下的藝人負面新聞最少，受到的刁難也最少，只要有實力，公司願意捧，那就是星途無量啊！」

「像我們這種大公司，旗下簽約的藝人無數，公司給的條件並不好，也不會特別捧你。但千代不一樣，我聽說千代的條款很寬容，而且旗下藝人少，簽下一個捧一個，絕對是不留餘力的。你都不知道有多少人想盡辦法要進千代，你倒是身在福中不知福……」

杜晨飛聽得暗暗咋舌，他雖然一年多前就被臨大哥看中帶入公司進行培訓，真要說他也是一隻腳踩在娛樂圈裏，可是他從未關注過這方面的資訊。

他更不知道臨大哥在娛樂圈裏居然這樣厲害，他只知道臨大哥對音樂很嚴格—這是他深有體會的，上次錄製單曲時被他訓得狗血淋頭，反覆錄了十幾遍才過關呢。一頓飯吃下來，杜晨飛從方遲那裏聽了許多關於娛樂圈的事情，頓時有種大開眼界的感覺。以前臨清龍叫他專心做音樂，他就專心做音樂，練琴、練發聲、上課、作曲，每天的日子很忙碌也很單純，都忘記了娛樂圈可是被譽為最混亂的行業之一呢。

吃完飯看時間差不多，方遲便帶杜晨飛前往 SG。

到了那兒杜晨飛才知道原來酒吧全名叫做 The Secret Garden（祕密花園），簡稱 SG。據說這裏的老闆有後臺，場子管得嚴，絕對沒有狗仔，所以很多藝人都愛來這裏放鬆。

果然，進場的時候，林曼曼他們拿出了會員卡，給安管看過之後一行人才被放行。杜晨飛進了門就疑惑地問方遲，「這麼容易就能帶人進來，那記者不是也很容易

混進來？」

方遲立刻給了他一個爆栗，「笨蛋！我不是說過這裏的老闆後臺很大嗎？誰那麼不長眼敢帶記者進來？敢帶記者進來，就算是一線紅星也馬上玩完。我跟你說，這就是規則，誰和規則作對就會被規則殺死！」

杜晨飛打了個寒顫，「沒這麼嚴重吧……」

方遲白他一眼，「不信你試試？你要敢拍照登出去，就算龍少有心護著你也沒辦法，這個圈子你絕對待不下去！」

杜晨飛吐吐舌頭，乖乖的跟著眾人前往他們預定的座位。

SG 的環境單純，顧客三三兩兩地低聲交談，臺上有人彈鋼琴，舒緩的輕音樂讓人放鬆。

杜晨飛一行人圍著圓桌坐下，他好奇地打量四周，很快就覺得這裏除了比較安靜之外，和自己之前打工的酒吧並沒有什麼區別。

他才轉頭和方遲聊了兩句，就看到林曼曼和另外一個女孩端著酒杯離開了座位，他沒放在心上，但不久，林曼曼就帶著幾個中年男女回來了。

林曼曼的臉上滿是喜悅的神色，站在桌前給眾人做介紹。「這幾位是這裏的老顧客，想和我們一起喝杯酒，大家覺得呢？」

杜晨飛還沒反應過來，林曼曼的那幾個同伴已經齊聲答應，並且紛紛站起身讓出空位，出於禮貌杜晨飛也站了起來。當一群人坐下時，他發現有兩個男人分別坐在他和方遲的身邊。

杜晨飛有些疑惑地看著身邊的男人，他不明白，這裡的座位那麼大，其他地方也都有空位，這個人為什麼要坐在自己身邊，還挨得這麼近？

略微發福的中年男人笑呵呵地問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和曼曼一樣也是剛出道的藝人嗎？」

杜晨飛雖然覺得奇怪，但還是老實地回答，「我叫杜晨飛，也是剛出道的新人。請問你是……」

男人笑得五官都擠在一起，「呵呵，你叫我王總就行了。」

「哦，你好，王總。」

「呵呵，小夥子不錯嘛。會唱歌嗎？」

「會。」

「嗯，不錯，我也喜歡唱歌。不過後來還是跑去做生意了，現在賺了點錢就想在音樂這塊投資投資。」

王總邊說邊打量杜晨飛，讓他感到很不自在，總覺得對方的笑容別有用意。他不由得看了身旁的方遲一眼，卻看到他正和一個男人聊得熱絡。

「來來來，喝杯酒。」王總替杜晨飛倒了一杯啤酒。

杜晨飛連忙擺手。「不、不了，我不喝酒。」

王總沉下臉來佯怒道：「不行，這杯你一定要喝！」

「可是……公司有規定歌手不能喝酒……」認識臨清龍的第一天，他就告誡過杜晨飛，喝酒傷嗓子最好不要再碰，從此杜晨飛就再也不喝酒、咖啡或濃茶這樣刺

激性的飲料。

不過對方可不容他拒絕，王總板著臉說：「晨飛，我敬你你不喝，就是不給我面子，而且才一杯酒有什麼關係？出了這裏誰知道你喝過酒？來來來，這杯酒一定要喝，你不喝就是不給我面子！」

杜晨飛沒辦法，苦著臉接過那杯酒，猶豫了一下，還是喝了下去。

一杯酒……應該沒關係吧？

沒想到他剛放下杯子，王總便又替他倒滿了，還笑呵呵地說：「也不是不能喝嘛！剛才你拒絕我，要罰你三杯才可以！」

杜晨飛頓時傻眼了，他極少參與這種社交場合，根本擋不住王總的勸酒，結果糊里糊塗地就喝了一瓶下去。好在是啤酒，一瓶還醉不了，只是他心虛不已。臨清龍那嚴肅告誡他不許喝酒的模樣一直在腦海浮現，每杯酒喝下去都好像是在喝毒藥。

一瓶啤酒下肚，杜晨飛有些忍不住了，藉口要上廁所就先離開了座位。

在廁所裏洗了把臉，吁了口氣休息一下，沒一會兒方遲也進來了。

方遲拍拍他的背，關切地問：「你沒事吧？我看你一杯接著一杯喝，沒醉吧？」

杜晨飛的臉紅通通的，眼睛裏都是水霧，不過人還算清醒。「我每次拒絕他就說我不給他面子，我、我我……」

方遲笑了笑，「看你這樣子就知道沒被人灌過，連擋酒都不會。」頓了頓，他盯著杜晨飛認真問：「晨飛，你……你根本不需要去巴結那種人吧？」

「呃？巴結？」杜晨飛滿臉不解。

方遲一拍額頭，哀叫道：「我的天哪，你這個白痴！你果然什麼都不知道！」

杜晨飛滿臉羞愧，等著方遲解釋。

「晨飛，我跟你說，那個王總明顯就是對你有意思，喂，眼睛瞪這麼大幹什麼，沒聽說過這種事情啊？笨！反正我跟你說，你千萬別去做這種事，不然你以後就毀了，聽到沒？」

杜晨飛連忙點頭，一想到要被那個猥瑣大叔這個那個的，他就不寒而慄。他又想到方遲旁邊的男人，不由得問：「那你……」

「我可沒有你那麼強硬的後臺。」方遲撇撇嘴。

杜晨飛還想說什麼，卻被他往外推，「好了，你出去之後就敷衍兩下，然後趕緊走人。你先出去吧，我上個廁所。」

杜晨飛乖乖出去了。

方遲看他走了，卻拿出手機，撥通他一直存在手機裏，但沒機會打的號碼。

短暫的等待鈴聲後，略微沙啞的男聲從話筒中傳來，「你好，我是臨清龍。」

「你好，龍少。我叫方遲，是 C&D 的藝人。」方遲簡單的自我介紹了下。

「方遲？你好，請問有什麼事嗎？」臨清龍的語氣明顯透出疑惑。

方遲笑了笑，「是這樣的。今天我和晨飛一起錄節目，結束後另外幾個藝人邀請我們去喝酒。我們現在就在酒吧。現場有一個男人好像對晨飛很感興趣，我看對方有點來頭，晨飛又很不會應付的樣子，擔心會出事，所以先跟你說一下，看你

有沒有辦法現在來接他。」

「哪家酒吧？」

「SG。」

「好，我知道了。」臨清龍很乾脆地掛斷了電話。

方遲知道臨清龍心裏有疑慮，不過沒關係，這是事實，就算他去向杜晨飛求證，也只會得到同樣的結果。

果然，他走出廁所時就看到杜晨飛剛收起手機，隨口一問，得知是臨清龍打電話來問他在哪裏。

臨清龍在電話中要杜晨飛馬上離開酒吧，杜晨飛回到座位後就對王總說：「王總，我經紀人要我回去，所以……」

他很天真地以為自己這麼說對方就會放行，沒想到王總卻拉住他，「這麼快走幹什麼？經紀人一叫你就回去看不起我是不是？別管他，再陪我坐坐，回頭我再和你們老闆打聲招呼，沒事。」

杜晨飛很為難，旁邊方遲拉了他一把，低聲說：「沒關係，你應付他一下，我已經讓龍少趕過來了。」

雖然聽說驚動了臨清龍，杜晨飛有些忐忑也有些不好意思，但確實安心了許多，心想既然臨清龍要過來那就沒事了，於是就這麼坐著，有一句沒一句的和王總聊了幾句。

過了大約半個小時，臨清龍來了。

看到他的臉色，杜晨飛想起培訓期間有一次自己蹺課睡懶覺，臨清龍就是頂著這個臉色殺到他家，把他按在床上狠狠揍了一頓屁股，令他屈辱萬分又懼怕，從此乖乖地上課，再也不敢隨意蹺課。

而現在他的臉色比上次還要陰沉，杜晨飛心想：這回死定了！

臨清龍大步走到一群人面前，也不說話，只是沉著臉盯著杜晨飛看。

杜晨飛渾身僵硬地慢慢站起來，垂著腦袋默默走到他身後，活像個做壞事被家長抓個正著的小孩。

臨清龍的目光在林曼曼身上掃了一圈，那幾個本來想湊上前攀交情的人，一接觸到他的目光也不由得心底發寒，低下了頭。在場的只有方遲神色自然地抿了一口酒，在這個氣氛下他的動作顯得格外突兀。

而顯然，那個王總也是認識臨清龍的，他的臉色變得很難看，卻不是生氣，而是懼怕。

他站起來陪著笑臉道：「原來晨飛是龍少的人……唉，是、是我有眼不識泰山……」

臨清龍瞥了他一眼，讓他下面的話一句都說不出來，期期艾艾了半天，最後直接閉上嘴坐回原位。

臨清龍回頭看了杜晨飛一眼，這才吐出到這裏後的第一個字，「走。」

杜晨飛打了個寒顫，剛要抬腳跟上，突然想起自己的難兄難弟還在這裏，他連忙拉住臨清龍的衣角，小聲道：「臨大哥，那個，方遲……」

臨清龍瞪他一眼，又看了方遲一眼，微微睜起眼睛，這下連方遲也有些不自在了。

好在臨清龍很快就開口了。「方遲，你也跟我來。」

方遲連忙起身跟上，臨清龍就帶著他們快步走出了酒吧。

## 第二章

出了酒吧臨清龍就讓方遲自己回去，臨走前他告誡似的冷冷說了一句，「方遲，你別跟著林華學那些不三不四的手段，若有下次你可就沒這麼好運了。」

方遲楞了一下，臨清龍已經將杜晨飛帶上車，開車駛離。

看著他們離去的方向，方遲咬咬嘴唇，眼中閃過不甘。

開著車的臨清龍不發一語，雖然時間已經不早了，但他並沒有送杜晨飛回家，而是帶他回公司。

杜晨飛不安地坐在沙發上，而臨清龍則坐在他對面。

臨清龍沉著臉，本就冷峻的五官更顯得駭人，但他的口氣卻還是淡淡的，帶著一種難以言喻的冷靜，「為什麼去那種地方？」

「我……對不起……」杜晨飛怕極了這樣的臨清龍，又因為愧疚，他低垂著頭，不敢直視他的目光。

「不要光說對不起，不管如何你都要給我說出個理由！」臨清龍平淡的口吻中透著一股嚴厲，「為什麼去那種地方？我有沒有告訴過你不要去那種不三不四的地方？有沒有提醒你喝酒會傷嗓子？有沒有跟你說過不要隨便和別人攀交情？」他的音量隨著一個個問句不斷提高，杜晨飛越聽越害怕，整個人都快縮進沙發裏。

「有沒有？說！」

「有……」

「那你為什麼還去？」

「我、我……」

杜晨飛怕極了，老老實實將幾個藝人帶他去酒吧的經過說了一遍。

聽完了前因後果，臨清龍平靜的面具終於被打破，他真惱了，他絕不允許任何人用潛規則來染指自己的藝人，但他更不允許自己的藝人去接受潛規則！

他上前捏住杜晨飛的下巴，厲聲喝問：「你知不知道他們帶你去那裏幹什麼？你以為他們所謂的『結交』是什麼？你沒事幹麼跟那些人瞎混？」

臨清龍的手勁大得驚人，令杜晨飛疼得眼眶泛淚，卻不敢掙扎，只能被迫仰起下巴艱難地說：「我……我不知道……」

「你這個笨蛋！什麼都不知道就敢跟人家走！你他媽的幹麼跟他們搞在一起！」

「我、我……」

「還是說，你就是想這麼做？」

臨清龍目光一凝，壓低了身子，將杜晨飛困在他和沙發之間，令他完全動彈不得。

男人陰沉的目光和過分的逼近讓杜晨飛恐懼，他下意識地伸手去推男人的胸膛，卻被男人完全壓在了沙發上。

灼熱的體溫穿透衣服傳遞過來，猶如男人的怒火一般，杜晨飛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壓迫感。

他有些害怕，第一次體會到眼前這個男人的可怕，雖然在訓練他時對方總是嚴肅

的，但從未像這樣發怒……

臨清龍幾乎是咬著杜晨飛的耳朵說：「杜晨飛，我臨清龍的人從來不需要玩潛規則！就算要玩，也輪不到外面的人來玩，知道沒有？」

「我、我……我……對不起……方遲後來有提醒我，我沒有……臨大哥，我以後不敢了……」

杜晨飛帶著哭腔說出這句話，眼淚直在眼眶裏打轉，他覺得眼前這個男人好可怕，簡直像一頭會食人的猛獸！

「你真是一」臨清龍還想再罵，可是話到嘴邊卻又吞了回去。

半晌，那令人不安的壓迫感散去了，臨清龍長嘆一口氣，輕拍杜晨飛的腦袋，取而代之的是柔聲安撫，「算了，是我失態了……」

杜晨飛還是縮著身子不敢面對男人的目光。

「你啊……」臨清龍無奈地嘆息，「你讓我怎麼說你才好？你也不小了，怎麼還什麼都不知道？是不是我把你保護得太好了？」

杜晨飛眨眨眼，無辜地望著他，那眼神彷彿真的在控訴男人保護他太嚴密，以至於他成了什麼都不懂的溫室花朵。

臨清龍被他看得楞了楞，抿抿唇，長嘆一聲在杜晨飛身邊坐下，一言不發，似乎在思考什麼，目光也落在不知名的地方。

這片沉默讓杜晨飛忐忑不安，用眼角餘光瞄去，就看到臨清龍又在撫摸左手。他的左手上有一道疤，不知道是怎麼留下的，長長的一道，顏色已經淡了。

杜晨飛注意到每當臨清龍陷入思考時，就會撫摸這道傷疤，他想或許這裏面有什麼故事。

但此刻並不是追究往事的好時機，他也不敢發出聲音，只是抿著唇，靜靜等待臨清龍做最後的宣判。

許久，臨清龍再次深深嘆了一口氣，展臂將杜晨飛勾到懷裏，揉揉他的頭髮，像對待不聽話的孩子似的，氣惱而無奈地說：「晨飛，娛樂圈很亂，我之前不和你說那些事情是希望你能專心做音樂，而且你的心性單純，我不希望你被這些事情影響。況且以我徒弟的身份，你根本不需要去做那些事情，知道嗎？」

杜晨飛有些臉紅，悶在男人懷中喏喏道：「嗯，我知道……我本來不知道他們帶我去那種地方是要做那種事，後來是方遲提醒我，我想走，但是那個人不讓我走……」

「你有沒有跟他說你是千代的藝人？」

「沒有，我不知道……」他們那麼怕你。

臨清龍有些好笑。「算了，這次不怪你。你現在記住了，以後遇到這種事情，你就告訴那些人我是你的經紀人，他們不敢為難你的，不過你也別想頂著我的名號出去惹事，不然我第一個就宰了你！」

「哦，我記住了。」杜晨飛乖乖點頭，但心裏卻有一個大問號。

臨清龍笑了笑，隨即正了臉色，嚴肅道：「晨飛，以後不要隨便跟其他藝人出去鬼混。我不喜歡心術不正的人，那樣的人做不出好音樂，還會把你帶壞。記住，

你比任何人都優秀，不需要走那些旁門左道，聽到沒有？」

杜晨飛用力點頭，他知道臨清龍很重視音樂—近乎神聖地重視。

「真的記住了？」

「嗯！」

杜晨飛可憐兮兮又信誓旦旦地望著臨清龍，希望他不要因為這件事就放棄自己。

臨清龍注視著他良久，或許是覺得他眼中的悔過之色不帶偽裝，這才終於點點頭，認真道：「我只原諒你一次。」

杜晨飛這才鬆了一口氣，看臨清龍眼中也隱隱有了笑意，他連忙追問：「臨大哥，我聽方遲說你很厲害，是不是真的啊？還有那些人好像都很怕你欸？」

臨清龍揉揉他的頭髮，不答反問：「方遲都跟你說了什麼？」

「說你很厲害，是最厲害的監製，還說大家都不敢惹你。」杜晨飛如數家珍的將方遲告訴他的訊息說了一遍，「所以方遲說你來頭很大是真的嗎？」

臨清龍看著杜晨飛天真的模樣，覺得自己不太對勁，他對杜晨飛的事似乎太過關心了。

受早年的教育影響，臨清龍堅信只有純粹的靈魂才能最完美地詮釋音樂，杜晨飛是典型的不成熟性格，沒有受過複雜環境的影響，保有孩子般天真的特性。所以他一直不願意讓他沾染圈子裏任何不乾淨的事情，當他聽到杜晨飛和潛規則沾上邊的時候，怒火一下子就竄了上來，所謂「愛之深責之切」大概就是這樣的心情吧。

不過平靜下來後一想，他知道杜晨飛跑去那種地方並不是「心變壞」了，只不過是心不定想要去玩玩而已。

杜晨飛還只是個沒長大的小孩子啊。

臨清龍揉揉額頭，偏偏他看上的就是杜晨飛這份孩子心性，單純又略顯幼稚，乾淨的心才有乾淨的音樂。

好不容易才找到最契合的聲音，他不想就這樣放棄。恐怕以後要給杜晨飛更多的督促才可以。

不過……他剛才還是失態了。

想到剛才杜晨飛因為懼怕而縮進他懷裏的觸感，摸摸心口一心跳有些快了。

那個孩子一定是沒有發覺。但他向來不對圈子裏的人出手，這次……

臨清龍苦笑，這才回了句，「小孩子別管這些事情。」

杜晨飛不由得腹誹：你不就比我大了八歲，別說得像我爸一樣！

看穿了杜晨飛的想法，臨清龍笑了笑，卻沒說什麼。

酒吧這件事就這麼過去了，臨清龍只提醒杜晨飛以後不要這麼粗心大意，隨便跟著不熟悉的人亂跑。

杜晨飛沒有迎來想像中的狂風暴雨—只是雷聲大雨點小，但林曼曼一夥人卻沒那麼好過。

杜晨飛或許從未想過，之前還對自己表現嫉妒的林曼曼等人，為什麼會突然熱絡

地邀請他去酒吧玩，這不表示臨清龍不會想。

杜晨飛不瞭解「規則」，但林曼曼那些人可清楚得很。在酒吧時如果林曼曼等人隨口說一句他是千代的藝人，那個王總絕對不敢纏著杜晨飛，但他們卻什麼也沒說，這就很有問題了。

過了好一陣子，杜晨飛偶然想起曾經認識過這麼幾個人，卻很久沒有看到他們的消息，便向方遲打聽。方遲給了他一個怪異的眼神，告訴他那幾個人因為發展得很不順利，已經退出娛樂圈了。

杜晨飛感嘆了一句可惜，也就忘記了。

之後忙了數個月，杜晨飛也算是小有名氣，陸續推出的幾首單曲都十分受歡迎，每首都在排行榜上居高不下，見此勢頭，公司決定替他安排一場歌友會，感謝支持他的歌迷。

雖然想像過自己大紅大紫之後，大批歌迷參加自己演唱會的壯觀場景，不過那只是幻想。真正到了歌友會現場，杜晨飛一看到密密麻麻的人頭，不禁有些膽怯了，原本預計容納兩百人的小廳裏竟然擠進了三百多人，各種海報、氣球晃得人眼花撩亂。

杜晨飛本來是緊張又興奮的，到了現場卻被尖叫和大批擁上前的歌迷嚇到了。

他下意識地往後縮，才退了半步，就被一隻強而有力的手臂給攬過去—

臨清龍不愧是見過大風大浪的人物，對於這種「小騷亂」連眉頭都不皺一下，只是一手將杜晨飛攬在懷中，一手擋在兩人身前，排開過分靠近的歌迷，帶著杜晨飛一直往前走。

在場的工作人員也都訓練有素，在臨清龍摟過杜晨飛的同時靠了上來，將兩人護在中間。

歌友會很順利，並登上了新聞版面，媒體的報導雖然不算大篇幅，但已經達到了宣傳效果。

這天杜晨飛到辦公室的時候，正好就看到臨清龍在打電話。

「……有負面消息嗎？」臨清龍問，電話那頭不知說什麼了，他笑了笑，「既然粉絲熱衷，就隨它去吧……嗯，是，可以考慮宣傳，不過不要模糊焦點……嗯，注意控制，要是出現惡意中傷的言論要立刻處理……好，就這樣，再見。」

臨清龍掛了電話，杜晨飛迫不及待地湊上來問：「粉絲熱衷什麼啊？」

「想知道嗎？」

見他很好奇，臨清龍給杜晨飛打開了網頁，點到歌迷在社群網站為他成立的粉絲專頁，就看到其中一條訊息的標題寫著「黑龍保駕護航，新人今晨騰飛」，並附上照片。

打開內容，照片赫然是昨天歌友會臨清龍護著杜晨飛往前走的瞬間。那恰好是杜晨飛被旁邊的人擠了一下撲進臨清龍懷中，而臨清龍正垂目看他的時候，配合下面粉絲的回應，什麼很萌、腹黑攻配天然呆受，使這畫面頓時變得曖昧。

和這條訊息相似的還有很多，有很多女網友留言都在他們倆很相配上打轉。

對於什麼是「BL」杜晨飛也有所耳聞，看了這些留言頓時感到窘迫，一時間紅

了臉，無措地望向臨清龍。

臨清龍失笑，摸摸他的腦袋，「沒什麼。有些女歌迷就喜歡這一套，隨她們去想，我們不用管那麼多。」

「哦……」杜晨飛撓撓頭，還是覺得有些怪怪的。

「好啦，今天沒有什麼事了，我送你回去，早點休息吧！」臨清龍拿了車鑰匙就拉著他往外走。

任由他拉著去搭電梯、上了車，沿路上杜晨飛不斷想著粉絲把他和臨清龍湊對的事，連到家時和臨清龍說再見都顯得心不在焉。

一回到家，杜晨飛就上網搜尋，發現不少女粉絲在他剛出道時就把他和臨清龍配成一對，還有什麼「龍飛」是王道的言論，有的網路媒體還特別針對這個現象做報導。

從文字裏讀出粉絲們對於 BL 的狂熱，杜晨飛想像了一下自己和臨清龍深情凝望的畫面……不由得打了個寒顫。

看新聞的時候，他偶然看到了關於臨清龍的報導—

他的養父是有名的音樂教授，母親是小提琴演奏家，大哥是大提琴演奏家兼音樂教育家，而最驚人的是，他的乾爹居然是超級黑幫聯義幫的老大，大名鼎鼎的黑道頭子

沒想到出生音樂世家的人居然有一個黑道乾爹？

杜晨飛很驚訝，卻想到臨清龍不笑時的相貌和氣質都頗為冷酷，倒還真有點黑道少主的感覺。

關於臨清龍的事他知道的本就不多，這下來了興趣，看時間還早便打電話給臨清龍，張口就問：「臨大哥，你乾爹真的是黑道老大啊？」

臨清龍楞了一下，「怎麼突然問這個？」

他興致勃勃地回答，「我剛才上網看新聞，發現有這樣的介紹，是不是因為這樣所以大家都叫你『龍少』，還很怕你啊？」

臨清龍在電話那頭苦笑，卻也鬆了一口氣。他一度還擔心杜晨飛會因為這樣和他疏遠，不過現在看來這小子非但不怕，反而十分好奇。

他無奈地搖頭，「我沒打算繼承他的事業，更談不上什麼少主。」

杜晨飛心想乾兒子當然不會繼承，可是臨大哥說的似乎和這意思有點落差。

只是杜晨飛不是善於動腦的人，即使心裏覺得有些奇怪卻也沒有深究，他倒是聯想到臨清龍手上的那道傷疤。

他不經大腦脫口就問：「臨大哥，你手上的傷疤是不是和黑社會有關啊？難道是和人打架留下的？」

然而臨清龍卻許久沒有出聲，異樣的沉默讓杜晨飛意識到自己的愚蠢，並暗自懊惱，他剛要道歉收回前言，就聽臨清龍說：「嗯，因為不小心被牽涉進去，所以受了點傷。」

杜晨飛隱約覺得事情沒有這麼簡單，但聽臨清龍語焉不詳，顯然是不想多談，連忙轉開了話題。

剛掛上電話，就聽見有人敲門，敲了兩聲就直接推門進來，來人正是杜晨飛的媽媽劉雨旋。

劉雨旋看了他一眼，「晨飛，怎麼這麼晚了還沒睡，明天不是有工作嗎？」

杜晨飛連忙躺進被窩裏。「嗯，我要睡了，我剛才在和臨大哥通電話。」

「是嗎？那現在趕快睡，明天不要遲到了。」

「哦，我知道了。」

看劉雨旋出去了，杜晨飛吐吐舌頭，別人都是嚴父慈母，但他們家卻是嚴母慈父一準確的說，是他爸爸沒有那麼嚴厲。杜晨飛覺得自己的媽媽是個很嚴肅的人，從小就很少見她笑，雖然現在自己長得比媽媽高出一顆頭了，但他最怕的依舊是媽媽。

第二天早晨劉雨旋來叫杜晨飛起床，杜晨飛在床上賴了一會兒，直到劉雨旋第二次板著臉來叫他時才嚇得爬起來，不過一看時間還綽綽有餘，他又開始磨蹭了。沒想到他才剛剛開始吃早餐，臨清龍就開車來接他。

其實是臨清龍來早了，他就算晚十五分鐘來也來得及，只是他習慣如此。

劉雨旋請臨清龍在客廳坐一會兒，回頭便對杜晨飛訓斥道：「跟你說了快點，你就是這樣磨磨蹭蹭！現在還讓臨先生等，多失禮！」

杜晨飛不敢反駁，埋頭大口吃飯，也顧不得白粥燙口，就囫圇吞棗地嚥下去，結果卻燙到舌頭，反而吃不快了。

劉雨旋再次訓斥。「你怎麼搞的，連吃飯也不會是不是？」

從小就懼於媽媽的威嚴，杜晨飛心中委屈也不敢吭聲。

倒是臨清龍看他被罵很可憐，便笑著解圍，「伯母，時間還早，不急。晨飛，你慢慢來就行了。」

杜晨飛感激地看了他一眼，喝了一口水緩了一下才繼續吃飯，但這回他小心許多，不敢再貪快了。

劉雨旋給臨清龍倒了杯水，「真是很抱歉，臨先生，晨飛就是不懂事，請臨先生不要慣著這孩子，他老是學不乖，必須狠狠教訓他才會長記性。」

臨清龍苦笑，只能隨口客氣地說了兩句。

沒多久吃完了早餐，又上了車，杜晨飛這才覺得自己從地獄裏逃出生天，大大鬆了一口氣，原本緊繃的身體一下子癱下去，就像是疊好的積木突然散了一般。

臨清龍看了覺得好笑，但也能理解他的心情，就連他這外人都覺得劉雨旋教育孩子的方式過於嚴厲了，更何況是當事人呢。

臨清龍拍拍杜晨飛的肩膀，安慰道：「你媽媽是為你好，她那樣嚴厲地說話，也是怕我生氣教訓你，所以她才先訓上兩句好堵住我的嘴。」

杜晨飛聳聳肩，有些隨意，也有些無奈，「我知道，從小她就是這樣，我早習慣了。」

看他露出可憐小狗的表情，臨清龍忍不住揉了揉他的頭髮。

雖然等會錄的是電臺節目，不會露臉，但整理好的頭髮沒兩下就被弄得一團亂，

杜晨飛忍不住嘟嘴抗議。

正在開車的臨清龍瞥了他一眼，故意說：「表情這麼無辜，只會讓人更想欺負你喲！」

「欺負」二字不知為何令杜晨飛想起了昨晚看的那些粉絲留言，他的臉微微發熱，為了掩飾自己的不自然，他連忙轉頭看窗外。

Crescent